

[-30302
N47

咖啡馆里



A10419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近郊的咖啡馆里/郁俊德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10

ISBN 7 - 80668 - 383 - 6

I . 在... II . 郁...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531 号

在近郊的咖啡馆里



作 者—— 郁俊德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早早工作室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0.7 万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68 - 383 - 6/I · 112
定 价—— 35.00 元

自己的语调有真美

——郁俊德小说集《在近郊的咖啡馆里》序

沈善增

郁俊德的小说有他自己的语调。

早在二十年前,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这是我们跨世纪的一代人的叙述特权,可以用“上世纪”云云来指说哪怕几年前发生的事),我从《工人创作》杂志的作者来稿中,就发现他的语调别具一格。他叙说一件很严重的事(例如自杀)、表现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例如情欲),都用一种平直、质朴无文、不事雕饰的语调说出来,而且经常到感情的爆发点戛然而止,让读者提上来的一口气得不到畅快的抒发,憋在胸口,一点点地被脏腑自然吸收、排遣。好在郁俊德不是很煽情,所以提上来的气不怎么多,消化也容易,故而未造成读者怎么反感,不过也未能给读者的神经带来太大的刺激。

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读者对文学的要求似乎是走极端的。要么你让人闷得透不过气来,要么你像摇头丸似地让人亢奋得停不下来,要么意戕,要么意淫,否则就很难让人听到你发出的声音。而郁俊德,他很想发出声音,但又坚持让别人听到的是他郁俊德“这一个”的声音,不是学来的飘逸的美声唱法

或公鸭叫似的通俗摇滚，这就使他的文学道路平添了许多艰难。对之，在很多情况下，我是爱莫能助的；因为我也常常为自己的作品“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而苦恼；为是否要与时尚、流行作某种妥协而进行一些内心的挣扎，不敢劝他坚持到底，也不愿劝他别抱琵琶。我只能利用一点小小的职权，让他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青年文学创作委员会举办的第二期小说讲习班学习，希望借助组织的力量，增加他声音的亮度。在讲习班里，他写作了中篇小说《福尔马林的气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生死与人生的价值。

应该说，他在《福尔马林的气息》里，把这特殊性表现得相当好，一个每天要对几个濒死的病人作机械的心脏按摩甚至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急诊室医生，他对生活、爱情不知不觉地抱有异于常人的观点，常人觉得绝对真实、坚固的世界与这世界的价值标准，在他眼中有种飘忽不定感，有点像放映着的电影。但这种观感并不影响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或者说，他比一般人都要更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因为他更接近生命、生活的本质。这一切，郁俊德都以他独特的语调很本色地——道来，在他的文本面前，十多年后走红中国书市的《相约星期三》，就显得有些大惊小怪、少见多怪。但这嘈杂的市声中，能听到恐怕只有些大惊小怪，少见多怪的叫嚷，所以，郁俊德的声音难以发出声音，也属正常。

郁俊德在写小说之前是写诗的。二十年前还没有互联网与聊天室，他就在上海主要马路的街头、墙上张贴征求诗友、文友的启事，这是给我印象较深的郁俊德的有诗人气质的举动。一般人心目中的诗人都是神经质、好冲动的。我曾纳闷，为什么小说中见不到他的诗人气质？这次，读了《临终时刻》中的人物朱

国亮写的诗,我恍惚有感。“助动车废气浓雾般在空气中蔓延,堵塞人们的呼吸与智慧,使人们的性交像蚱蜢一般草率匆忙,肮脏不堪且拖泥带水,并产下丑陋愚昧的一代;使许多人患了癌症,在有阳光的大街上行走时没了影子,因为影子被癌细胞吞噬了……带‘官’的主义,那主义鬼魂般在每幢大楼里升腾、作祟,使椅子在半夜自动移位,秘书的电脑桌和老板台发出响亮的接吻声……”

郁俊德的声音,即使在冲冠一怒时,还是有节制的。这种节制,并非来自种种现实利害的考虑,(《临终时刻》这篇小说中,写到朱国亮因为写这样的诗,在单位里处处被穿小鞋,被人嘲弄,我猜想,多少有郁俊德的影子在)而是来自他的本性。他在本书后记中写到:“我在从事任何工作时都觉得非常快乐、美丽”,我能感受到,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写诗时或许还有对“恶”的直接激烈的抨击,在写小说时,则有意无意地着重表现“美”。在他的小说里,人物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人物,而在郁俊德的心目中,这些人尽管不都像他,在意识中就觉得从事任何工作都非常快乐、美丽,但在潜意识里,他们跟他一样的,是善的,是美的,“恶”只是作为遮蔽了他们本性的一种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来表现的。他在曝光小人物身上的丑陋之处时,一样怀有深深的同情与理解。他不是鞭挞他们,而是对他们施以针灸。他甚至不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一分子,他没有居高临下地对他们指指点点,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只是觉得以他的感受,生活并不像许多人那么糟糕。不要庸人自扰,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要自以为是,以人为非,使生活变得更加不能忍受。这个观点,或者说得好听些,这份生活的智慧,不是从他的经验中磨练出来的,而是从他的天性中提纯出来的。所

以，他能这么平静地讲述别人看来非常强烈的事。

前不久，我访问俄罗斯，在彼得堡遇见一位女诗人，职业律师。她已离异，带着一个孩子过。在俄罗斯，律师还是个很赚钱的职业，但她赚的钱，就自费出版诗集。所以她生活相对过得较清苦，但她乐此不疲。今天的俄罗斯，据说这种情况不在少数。郁俊德出书，似乎要幸运些，但对一个“非常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无论怎么发出他自己的声音，都可喜可贺。

还是在俄罗斯，在乘汽车从莫斯科前往彼得堡的途中，看到路边一大片金灿灿的花，我想当然地以为是油菜花。俄罗斯朋友说，这不是油菜花，这是蒲公英。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一大片的蒲公英。我在中国乡间见到的蒲公英，是沟渠上的星星点点。读郁俊德的小说集，我忽然想到，桃红柳绿是春色，梨花带雨是春色，红杏出墙是春色，迎春花、油菜花是春色，蒲公英的小黄花也是春色。一大片蒲公英是春色，一小片蒲公英也是春色。“春在溪头荠菜花”。惟有逼真的人造牡丹、芍药、杜鹃，哪怕能招蜂引蝶，却不是春色。郁俊德的语调里有真美、真春色，这就足够了。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篇小说

1、福尔马林的气息	1
-----------------	---

第二部分 短篇小说

2、临终时刻	57
3、过敏	83
4、远航归来	90
5、海上的夜	103
6、落水者	109
7、船长的一天	122
8、海上,楼梯拐弯	136
9、海一般明亮的眼睛	149
10、乔国星	175
11、门卫	187
12、海员的妻子	199
13、船票	207
14、发生在陌生城市里的故事	216
15、九百元	240
16、自雕像	249
17、我们七个人	262

18、失落	276
19、远郊的公墓地	289
20、妻子	297
21、热血时代	302
22、另一个春	321
23、桥头的小屋	333
24、树	347
25、金亚斌与 NQ	352
26、助手	359
27、水平最高的演员	364
28、真我？假我！	371
29、万能器	381

第三部分 微型小说

30、万能的爱	386
31、太平洋上	389
32、圆	391
33、生者	393
34、醉酒	395
35、写生	398
36、琴声	401
37、请再干一杯	404
38、梦中醒来	407
39、门后有一个小偷	409
40、庄严的时刻	413
41、正屋	415
42、弈	416

43、梦游	417
44、谈心	418
45、最新发明	420
46、在近郊的咖啡馆	422
47、沙发	425
48、进化	427
49、晚餐之后	431
后记	433

福尔马林的气息

1

吃早点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金敏条件反射般扭头朝门口那儿望去，轻轻咕哝了一声：“快吃，小袁，这下又有活儿干了。”

早点是稀饭加烧卖，对我们这些通宵未睡的值班人员，院方还算慷慨。昨夜只有一个肺原性的心脏病病人在急救中，其余二十位是观察病人，晚上全是护士们的事。所以我打了一小时瞌睡，此刻正精神抖擞。

“哇！”那个躺在一号床上的肺原性心脏病患者突然吐了。因为他是仰卧位，鼻子里还插着氧气管，那些黑褐色粘乎乎的东西与其说是吐出来，还不如说是痉挛的横膈垂死挣扎般把它们从食道里顶出来的，再受到喉咙牙关的阻碍，使其放慢了速度。于是，随着一阵阵仿佛被人勒着脖子的狗的微弱的惨叫声，那些胃内容物顺着嘴巴、下巴往外漫溢。病人本来就黑得怕人的脸更黑了，瞬间像一张黑纸，顷刻又变得惨白。护士严顺萍立刻冲上去，侧过病人的身体，用压舌板撬开他的嘴，另一个护士冯志兰马上用纱布把污秽物抹去，扔进铅桶。

又是“哇”的一声，不用扭头看，我就知道是金敏在吐了。三两烧卖算是白吃了。新来的医生都这样。要在急诊室里适应旁

边就是垂死的病人、死人、污秽物、血腥气而能无动于衷地吃饭，决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记得当时我整整一周未好好进食，人瘦得父母都不敢认了。金敏已是第四周了，可还是不能习惯。

铃声终止在医院大门口，真的被金敏言中，是救护车。我常常搞不清警车和救护车之间的区别，有一次警车在医院外的马路上呼啸而过，我却神经质地做好了抢救准备。没几分钟，两个全身穿白大褂的壮汉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张灰白美丽的脸，是个姑娘。后面跟着一个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和一个脸色发青的男子。

病人很快在二号床上放好，我立刻走上去，替她解开衣服，把听诊器放在左胸第四与第五肋骨之间。乳房很丰满，决不像那些产后妇女患乳腺炎来就诊时所展示的，虽然饱满却下垂着，没有弹性，听诊器放上去如同棉花……该死的！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浑身一颤。“没有心跳，肾上腺素！”

严顺萍立刻把一支二毫升注射器递给我，前面一毫升是透明的液体。我找准心前区，把针头扎进去，抽了一下回血，把液体注射进去后，立即开始胸外按摩。

几乎同时，冯志兰已在她手臂和脚踝上各扎了一针，输上了液。我双手交叠，左手掌压在左乳房——心前区上，不停地有节奏地往下按。金敏已经开始询问家属病史。今天他是主班，我是副班，抢救用药及剂量等都由他决定。看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知道再按二十分钟就可住手了。

那边，肺心病人又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我扭头看去，他脸憋得紫黑，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胃内容物吐出来。但任凭他怎样垂死挣扎也无济于事。他一向闭着的眼突然睁开，仿佛小孩跌倒后爬不起来般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然后暗下去，绝望地

暗下去，眼白也似乎黑了。仅几秒钟，他的眼睛又可怕地亮起来，身子最后一次耸动，下颌往上一抬，固定了。“医生！医生！”病人的女儿、一个约摸十八九岁的姑娘恐怖地叫道。

金敏立刻放下正在书写的病历，走到那病人跟前，用听诊器一听，只扬了扬手，严顺萍把一支肾上腺素递给他，作了心内注射后，也开始进行胸外心脏按摩。

肺心病患者的女儿可能意识到她生活中的重大变故终于来临：父亲死了。于是便抑制不住地大声号啕。随后，我这位病人的母亲也哭了起来。两个女高音立刻给急诊室增添了不少热闹。好几位留观病员的家属站在门口观看。

“又有两个人要死了。”

“嗨！”

死人，多么严酷的事实，对我们来说只需轻松地开一张死亡通知书。有时，我在马拉松式的抢救危急病人的过程中极度疲惫时，且又清楚这病人的生命已无法挽回，我甚至希望病人早点死去，少给医生和家属增添麻烦。做做样子的抢救真有价值？有时临终前的几分钟还花费了昂贵的药费，莫非是死者向社会展示他的最后一次挥霍？

心电图先是显示一段波涛似的曲线，随后是十来个凹凸字形，继而拉开距离，颤抖着向上延伸，最后是一条直线。宣布死亡的其实是机器，而非人。妙龄姑娘的死亡，什么原因？这一切目前我都无暇顾及去了解。我要抓紧分分秒秒，用机械力量去刺激刚刚僵硬的心肌，战胜死神。有时，在特殊情况下，病人极有可能恢复生命，那就必须开胸，直接拿着血淋淋的心脏挤捏。

严顺萍走过来，翻开姑娘的眼皮看了看，“瞳孔没有扩散，还有希望。”

这一句轻轻的话，对死者的父母不啻是生命的福音。他俩眼睛顷刻一亮，姑娘的母亲扑通一声在我脚旁跪下，“医生，求求您了，把我女儿救活吧！求求您了！”

“快起来，这儿地板太脏。”公务员周阿姨说，走过来要扶她。

“不不，我要跪到我女儿活过来！”

“不行！这样你妨碍工作，你女儿更活不过来啦！”姑娘母亲这才站起来，用基督信徒看耶稣像一般的神情看着我。

我看看墙上的钟，已经胸外心脏按摩二十分钟了。想歇手不干也不太可能了。何况，死者太年轻，即使已经死去，也显得那样美丽，全身皮肤光洁细腻，全无其他死人那种湿湿粘乎，让人产生厌恶的感觉。莫非，这只是年轻异性给我的错觉？

内科主任来了。他是一有危急病人就要亲临现场指挥的。他看了看病历，又看了看死者，说了声“继续按摩”，便去看另一位死者了。

那边，肺心病人已经放弃抢救。周阿姨到门口赶走了看热闹的人们。严顺萍走到死者身边，用力脱下他的裤子。尽管她戴着大口罩，但仍掩盖不住厌恶、羞怯的神情。那死者已骨瘦如柴，髌骨两旁刀削一般，臀部几乎没有一点儿肌肉。记得严顺萍第一次给他注射时，针尖咚一声扎在骨头上，拔出来时针尖弯了，上面还带有一点儿肉，滴着血。疼得病人撕心裂肺地喊。此刻，严顺萍将已经内侧的尸体左脚前屈，正要将棉花球塞进肛门，不料里面有一股鲜艳的绿色排泄物冲出来，溅得床单、严顺萍的手和工作衣上到处都是。周阿姨忙跑过来，用湿纱布擦了一遍又一遍。严顺萍忍不住厌恶，嘟哝了一句：“死了还找麻烦！”

“那是他最后一次挣扎时滞留在直肠内的，小严动了他的体

位，使直肠括约肌产生机械运动。”我说。

主任点点头，“我说过多次处理尸体要戴手套，你们总是偷懒！”

“我想快一点。”严顺萍争辩道，便匆匆用镊子将棉花球塞入肛门，然后用那只未受污染的手把尸体翻成仰卧位，到水池边去洗手了。

尸体仰卧着，裸露的皮肤呈紫黑色，那是因为心脏机能衰退，全身长期供血不足而缺氧的缘故。他的眼大睁着，瞪着天花板，满怀怨恨；生殖器呈勃起状态，竖向上方。那是他最后一次挣扎时全身屏气鼓劲导致，随后因心跳停止，全身血液循环中断而未能消退。他女儿看了父亲一眼，全身一颤，脸上现出恐怖惊慌的神情。愣了良久，然后又埋下头去痛哭。

周阿姨看不过去了，走上前，合上了他的双眼，然后按下即将僵硬的生殖器，拉上短裤，再套上长裤，穿好。这时，严顺萍已经用药皂洗了起码不止五遍的手了，走过来，拿镊子将棉花球塞入死者的鼻腔、耳孔、嘴巴，最后用白床单把尸体全身盖住。

金敏走到诊断桌前，匆匆开了一张死亡通知书递给死者女儿。周阿姨推来了尸体搬运车，和金敏两人将尸体从病床抬到车上，然后推着车出了门。

死去的肺心病人被推走以后，急诊室突然显得空荡荡起来。我继续有节奏用力地按摩着。即使有死人作伴也能给人安慰，对我来说是已经习惯了。和死人打交道太多，会把死人也看成活人。人，不就是一种物质，和墙壁桌子一样么？

心电图指示笔突然跳了一下，一条直线中出现了一个小山丘。“有了！”严顺萍平淡地说了一句，主任却触电般转过身来，“加快速度，用力！”

汗,从我的额间渗出,滴下,滴在姑娘洁白的胸脯上,然后珍珠般徐徐滚动下去,消失。接着又是一粒、二粒……我累得腰酸手疼,浑身骨架都要散了。

心电图指示笔以每隔十秒的速度颤动一下,然后缩短时间,每隔八秒、七秒、五秒……这时又打了一针心内注射,颤动间隔愈益缩短。而世界旋转了,我和一个陌生姑娘跳起了华尔兹。先是慢拍进行的,“蓬嚓嚓、蓬嚓嚓”。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音乐优美、身心舒畅,舞厅四周灯光柔和,若明若暗。雅座里不少男宾女士品着香气溢人的咖啡,悄声细语地交谈……“袁医生,你的脸色不好。”姑娘说,停下了脚步,突然,灯光暗了……“小袁,你休息休息。”金敏走上前来,把我往后轻轻一拉,他做起了胸外心脏按摩。我回到诊断桌前坐下,汗湿透全身。过了会,我拿过肺心病人的病历,又撕了张死亡通知书,写道:1980年3月12日……

“医生,太谢谢您了!”姑娘父亲走到我身旁,轻轻说。

“小袁,氧气作用小,你快给病人做口对口呼吸!”主任瞥了我一眼,命令道。

我无奈,只得站起,走向在死神怀抱里挣扎的那个生命。说实话,习医多年,明知道口对口呼吸作用大,但就是怕做这个动作。因为和一个即使美丽但没有任何好感的异性活人接吻也令人厌恶,更何况和一个死人嘴唇贴嘴唇了。姑娘的嘴唇冰冷、惨白,宛如冰冻的淤泥块。在我鼓足气往她嘴里吹时,我闻到了从她体内发出的气息。这气息有点甜,有点腐肉的香,有点像猫嘴里发出的味儿。十多年前,在农村我还是个孩子时,吃了鱼后未漱口擦嘴就睡着了。梦中有老虎在吃我,醒来却见是饿极的猫在舔我嘴唇,眼睛沉沉如两只灯,神态却很善良。我惊叫一声,

昏了过去。之后几年里神思恍惚，智力衰减，且闻猫色变，更不敢到动物园去看老虎了。

“心跳每分钟十五次。”严顺萍说。

“好，量量血压。”

“血压零。”

“升压药！金敏，通知外科，必要时气管切开！”主任转向金敏说。

又是舞厅，快速的华尔兹旋转。姑娘和我越转越快了。附近咖啡馆飘来的甜味香味惹人馋涎欲滴……事后我知道，我昏了过去，并吐了一身，让严顺萍给我洗了一下午。

晚上上班时，那个姑娘还在。我有个怪脾气，不是我主班时，我一般不去翻看病历，刨根究底询问死因。应该说，那姑娘已不是死人了，尽管有可能还会死去。现在她处于深昏迷状态，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上脚上仍有两根输液管。她母亲双眼深陷，眼圈发黑，脸颊瘦削如刀刻，活像骷髅。

除了昏迷姑娘，没有其他急救病人。这是个好征兆，一个难得的空闲之夜。严顺萍坐在我后面靠门处长凳上，垂头丧气，似乎一下老了十来岁。

我想看书，却莫名其妙地神思不宁，我坐到严顺萍身边，看着那姑娘。

“你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我说。

“唔。”

那姑娘脸色仍苍白如纸，呼吸微弱，头发瀑布般向两边泻去。一个人死去后，唯一不死的是头发。可以看出，她活蹦乱跳时是个忧郁多情的人。她为什么想死或为何而死？不不！我为何要问？这好像已经不是医学的范围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不行的话你去休息，晚上有护士的活我替你顶着。怎么样？”我说，转头看严顺萍。我之所以和护士关系好是因为我常帮她们干活。而且，我的输液及注射技术可以与老护士媲美。

“怎么说呢？”她看着我，眼神是定定的。我忽然发觉，她也是很美的。那种神韵、气度，非一般姑娘所具有。可惜多了几颗雀斑，但都生得恰到好处。这么近看并看她的雀斑，尤其是看一个年轻的活着的异性，我有些心慌。

“怎么说呢？”她重复一遍，声音有些飘逸。“吃晚饭时我和男朋友碰了面，我给他说了这件事。我们是在外面吃的饭，河滨小餐厅。他当即愣了，放下碗筷，极其陌生地看着我。我感觉到他的眼睛里有点厌恶。随后，他一句话没说，走出去，在门外树根处全吐了。我奇怪，却又不知怎么不敢问。因为我想他应该了解我们护士这职业的。最后，他轻轻说了句：‘对不起，我今晚太累，我先走了。’你说怪不怪？”

“你说的这件事指什么？”

“处理肺心病病人呀。我想，这有什么呢，我们几乎天天和死人打交道，是死人，总有点恶心嘛。可他却那么计较。嗨！要知道如此，我不说这事，所有诸如此类的事都不说。可惜呵……”

“你真爱他？”

严顺萍点点头。

“他会和你分手？”

“可能。他是高贵、干净的人。他多次要我换个工作。可哪那么容易呢？”

“你不是早说过，男女之间太勉强的话没意思么？”

“理论和实际是两回事。我是死心塌地地爱他，哪怕为他做